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四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籲天辨誣卷之四

張憲辨

王明清揮麈錄曰壬子歲仕寧國得王俊所首岳飛狀于其家云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差充京東東路兵馬鈐轄御前前軍副統制王俊右俊於八月二十二日夜二更以來張太尉使奴厮兒慶童來請俊去說話俊到張太尉衙令虞候報覆請俊入宅在蓮花池東面一亭

于上張太尉先與一和尚何澤一秉燭對面坐地說話俊到時何澤一更不與俊相揖便起向燈影暗處潛去俊於張太尉面前唱喏坐問張太尉不作聲良久問道你早睡也那裏睡得着俊道太尉有甚事睡不着張太尉道你不知自家相公得出也俊道相公得出那裏去張太尉道得衢婺州俊道既得衢婺州則無事也有甚煩惱張太尉道恐有後命俊道有後命如何張太尉道你理會不得我與相公從微相隨朝廷必疑我也朝廷教更番朝見我去則必不來也俊道向日范將軍破罪朝廷賜死俊與范將軍從微相隨俊元是雄威副都頭轉至正使皆是范將軍兼係右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心懷忠義到今朝廷何曾賜罪太尉不須別生疑慮張太尉道更說與你我相公處有人來教我救他俊道如何救他太尉道我遮人馬動則便是救他也俊道動後甚意思張太尉道遮裏將人馬老小盡底移在襄陽府不動只在那裏駐劄朝廷知後必使岳相公彈壓撫諭俊道太尉不得動人馬若太尉動人馬朝廷必疑岳相公越被罪也張太尉道你理會不得若朝廷使岳相

公來時便是我救他也若朝廷不肯教相公來時我將人馬分布自據襄陽府俊道諸軍人馬如何起發得張太尉道虜刼舟船裝載步人老小令馬軍便陸路前去俊道且看國家患難之際且更消停張太尉道待我做則須做你安排着待我教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言語俊道恐軍中不伏者多張太尉道誰敢不伏傅選道我不伏俊道傅統制慷慨之人丈夫剛氣必不肯伏張太尉道待有不伏者都與勦殺俊道遮軍馬做甚名目起發張太尉道你問得我是我假做一件朝廷文字教起發我須教人不疑俊道太尉去襄陽府敵面張相公遣人馬來追襲如何張太尉道必不敢來趕我投他人馬來到遮裏時我已到襄陽府了也俊道且如到襄陽府張相公必不肯休繼續前來收捕如何張太尉道我原闕何原闕俊道若番人探得知必來夾攻太尉南面有張相公北面有番人太尉如何處置張太尉冷笑我別有道理待我遮裏兵纔動時使人將文字去與番人萬一支吾不前教番人發人馬助我俊道諸軍人馬老小數十萬襄陽府糧如何張太尉道遮裏糧盡數看船裝載前

去郢州也有糧襄陽府也有糧可喫得一年俊道遮裏數路應副錢糧尙有不前那裏些小糧一年已後無糧如何張太尉道我那裏一年已外不別做轉動我那裏不一年教番人必退我遲則遲動疾則疾動你安排着張太尉又道我如今後背兎王剛張應李璋伏不伏俊道不知如何張太尉道明日來我遮裏聚廳時你請姚觀察王剛張應李璋去你衙裏與說我遮言語說道張太尉夜不曾得睡知得相公得出恐有後命怎生置禦我東則東隨人我又不是都統制朝廷又不曾有文字教我管他遮有事都不能管得至三更後俊歸來本家次日天曉二十三日早衆統制官到張太尉衙前張太尉未坐衙俊叫起姚觀察於教場內亭子西邊坐地姚觀察道有甚事大哥俊道張太尉一夜不曾睡知得相公得出大段煩惱道破言語教俊來問觀察如何姚觀察道既相公不來時張太尉管軍事節都在張太尉也俊問觀察將來諸軍亂後如何姚觀察道今自家遮都出岳相公門下若諸軍人馬語言教我

與他彈壓不可教亂恐壞了遮軍人馬你做我覆知太尉緩緩地且看國家患難面道罷各散去更不曾說張太尉所言事節俊去見張太尉唱喏張太尉道夜來所言事如何俊道不曾去請王剛等只與姚觀察說話來覆太尉道恐兵亂後不可不彈壓我遊奕一軍鈐束得整齊必不到得生事張太尉道姚觀察賣弄他人馬整齊我做得尤穩也你安排着俊便唱喏出來自後不曾說話九月初一日張太尉起發赴樞密行府俊去辭張太尉道王統制你後面麤重物事轉換了着我去後將來必不共遮遮一處你收拾等我來叫你重念俊元係東平府雄威第八長行因本府闕糧諸營軍兵呼千等結連俊欲刼東平府作過當時俊食祿本營不敢負於國家又不忍棄老母遂經安撫司告首奉聖旨補本營副都頭後來繼而金人侵中原俊自靖康元年首從軍旅於京城下與金人相敵斬首及俊口內中箭射落二齒奉聖旨特授成忠郎後來並係立戰功轉至今來官資俊盡節仰報朝廷今來張太尉結連俊起事俊不敢負於國家欲伺候將來赴樞密行府日面詣張相公前

告首又恐王太尉別有出入張太尉後面別起事背叛
臨時力所不及使俊陷於不義俊已於七日面覆都統
王太尉訖今月初八日納狀告首如有一事一件分毫
不是乞依軍法施行兼俊自出官已來立到戰功轉至
今來官資即不曾有分毫過犯所有俊應于告敕宣劄
在家收附外有告首呼千等補副都頭宣繳申外庶曉
俊忠義不曾作過以下原本闕
六百十二字

建康也俊令就行府取勘王

應求請曰樞密院史無推勘法恐壞亂祖宗之制力辭俊從之遂命應求推勘獄成送大理寺俊小名喜兒濟南府人范瓊領兵京東俊爲創子

臣珂辨曰嗚呼張憲之事臣尚忍言之哉夫天下之理固有跡非相關而其始終乃相須而後明者張憲之事是也卽首狀而觀獄成了無干涉王明清之所錄亦旣明矣臣於此而尚容喙焉不幾於費辭者嗚呼臣之辨豈得已哉反覆當時之事痛心疾首欲讀不忍欲棄不敢哽涕呼天而畢此辨而謂臣爲費辭乎夫先臣之事著於人心信於天下書於國史傳於野錄皎然甚明而臣區區之四辨又詳明而深究固不待多言矣通書之迹不惟荒謬不根託於已焚之無攷而不足以欺天下後世臣猶有可證而甚不誣者足以根之獨張憲以列校奮身忠義自許爲先臣之愛將而一時被誣銜恨地下雖復官恤孤嘗被昭雪之殊典已足以垂信于萬世而靦縷之迹尚未能昭明布宣使無一毫之憾門閥湮替卓錐無所子孫流離餬口何在縉紳之公議以其微而不及朝廷之

優恩以其久而遂廢九原之下欲憩莫能或者因其
迹之未明而竊意其罪之在憲而先臣莫之知也故
謀還飛掌兵而已副之說載於林泉野記百姓皆晝
夜不安之說載於三朝北盟集大抵皆明先臣之冤
而不明憲之冤殆以爲憲果有是嗚呼臣而不辨誰
實辨之憲爲先臣之愛將而憲之誣未明則先臣之
迹亦幾於晦矣此始終相須而臣之所以不容不辨
也夫天下之情至不相遠趨安而舍危喜同而惡異
人之情也親其親而疏其疏公其公而私其私亦人
之情也張憲享廉車之秩居至安之位擊鐘而鼎食
厚茵而高枕而謂其釋此不爲出狂謀以蹈不測固
已非人情矣而謂以謀告王俊而俊發之則其爲不
近人情尤爲昭昭何則告人以非常之謀則其所告
者必其所素知而深愛者也又必其至密而不疑者
也謂俊爲憲之所深愛者耶同軍而處反目如仇姦
貪之迹屢發其蘊則固非深愛者矣謂俊爲憲之所
不疑者耶鵬兒之號著稱于軍憲爲同僚夫豈不察
則又非不疑者矣如俊之出身豈惟軍中知之宜舉

天下無不知者始在東平府告其徒呼千等罪乃得爲都頭自是以告訐爲利不問是否自出身以來無非以告訐得者鵰兒之稱實自是始使憲而愚無所知也則於異謀乎何有憲而稍有思焉則必曰彼以告訐而得此也吾可以此謀告之耶疑畏之不暇而何自以通情哉嗚呼是雖三尺童子亦知其必不然也抑猶有所謂大不近人情者而非特此而已也觀其所首憲之與俊言亦源委曲矣論難十餘反俊未嘗少順其說憲盡亦少覺矣方且諄諄不已盡以心曲之謀告之漫不省其從違而加之防慮嗚呼畔逆之狂謀果爲何等事俊憲之相與果爲何等親而深信不疑屢詰不返有如此哉今夫人之欲爲非者將欲誘人以從已則必先求其可與言而不疑者而誘之又必先露其端倪鉤致其心腹發言之初必察其人之詞色彼苟是我而從之又將察其誠不誠焉如其誠也則亦庶幾乎展盡底蘊而與之定謀矣苟其人詞色之少變或依違而縱更或微拒而遜卻則告之者必逆料其心之所不樂而未必我從也又將少

隱其辭而蓋其前說雖有心曲之至隱亦不與之言矣何則以私而告人非公言也告人以公言而不從則亦公其事而已以私告之而彼不我從必有發我之私而背我者夫人之誘人以私者未有不料及此者也誘之以爲非且不可不慮況誘之以叛乎俊之反覆不從昭昭如彼而憲之吐露無隱諄諄如此則憲不幾於病狂喪心者卽是而論則憲之謀俊之告其然耶其不然耶識者必能辨於此矣況俊之告憲也其狀有曰如有一事一件分毫不是乞依軍法施行可謂確矣而行府鍛鍊之案有曰是張憲卽不曾對王俊言岳相公得衢婺州亦不曾言我理會得朝廷教更番朝見我去則不來也是張憲亦不曾道待做則須做你安排着待我教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言語幷張憲不曾道待有不伏者都與勦殺亦不曾道遲則遲動疾則疾動你安排着及不曾於九月初一日赴樞密行府時言向王俊道你後面麤重物事都轉換了着我去後將來必不共遮慫一處你收拾等我來叫你等語言憲委不曾對王

俊言說已蒙樞密行府勒憲與王俊對證得張憲不曾有上項語言已供狀了當此蓋先臣被罪尚書省救牒之全文也嗚呼以當時之酷而太甚之妄已不能自揜矣自甘軍法之詞於此乎何施非檜俊力肆陷誣喻之風旨則王俊之鷙賤敢爾欺天哉噫此其不能自揜者也如其它所云則臣之所辨亦既明矣憲無一毫之罪而檜俊誣之以大惡濫觴之禍蔓及先臣臣安得而不伸額天之一言哉至於謂先臣令孫革于鵬致書於憲貴令之虛申探報而謂先伯臣雲致書于憲貴令之肇畫措置其爲不根尤爲著明臣請不求證於它人而惟以王俊之首狀詰之尚書省救牒之備俊詞既與明清所載爲無異而救牒又載俊之小貼子有曰契勘張太尉說岳相公處人來教救他俊卽不曾見有人來亦不曾見張太尉使人去相公處張太尉發此言故要激怒衆人背叛朝廷其狀末又書云初八日隨狀陳首則是通書之無跡俊之首狀既已自言之矣而行府之獄乃謂先臣因書以誘之何前後之背馳也鍛鍊之極文致以成其

辭俊既無所不用其至制勘之命遷就以合於一槍
尤擠崖之嶮者而尚書省敕牒所備通書之辭前後
不一難以偏舉而皆不過曰某日遣某人而先臣以
書與憲貴當時焚燒了當又不過曰某日遣某人先
伯臣雲以書與憲貴當時焚燒了當嗚呼書既焚矣
是果有書乎此不待臣之辨也其在當時檜力成此
獄者也而韓世忠不平之問檜僅答以莫須有世忠
艴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則是檜亦自
知其無矣反復無據而後以淮西之事詰先臣先臣
下吏兩月而始拗爲淮西之辨觀此亦可見其無以爲罪
也明清之錄謂之別無干涉可謂曉然矣而謂其初
不原關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則是亦疑先臣之
逗遛而强爲之說也臣之辨淮西既證以御劄又攷
以傳記臣之刻宸翰既書以時日又表以甲子正懼
夫愛先臣者求其似以蓋其非適足以亂眞而喪實
故有不容不然者使明清讀淮西之辨觀宸翰之刻
則自宜知謗書之無實而不待遷就以全先臣也嗚
呼先臣不幸而嬰讒邪之鋒其心必欲眞先臣於死

而已汗漫無據固不暇卹也夷攻一時之事豈特如前數者而已哉跧踏兩軍之誣以威脅董先而成之比並建節之誣以獄逼張憲而成之環諸將而會議而昌言曰國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此豈廣坐之言哉既又謂先臣指張憲而曰似張家人張太尉爾將一萬人去跧踏了指董先而曰似韓家人董太尉不消得一萬人去跧踏了嗚呼蘊異謀者固如此乎此狂者醉者之不爲也而謂先臣爲之乎万俟卨之奏亦自知其無以欺人矣故曰張憲理會得岳飛所說只是欺負逐軍人馬不申用又以比前之語爲指斥乘輿跧踏之語爲陵轢同列則是語也卨固知其不近人情矣張憲之妄供以鍛鍊也董先之妄證以恐脅也趙壯之中興遺史之載謂董先之至也檜召之至堂曰止是有一句言語要爾爲證證了只今日便可出仍差大程官二人送先赴大理幷命證畢就今日摘出錄是先下大理對吏卽伏嗚呼會合以成此誣檜已諭之矣故先之至一證而出曾不淹刻則是證也又豈無所自哉第壯之以爲郾城而所載

之語又非當時所誣之說爲直誤耳設使誠如尚書省敕牒之所備則先臣當時發跼踏之語董先（原闕二字）對先臣竊笑不應而又有後言于憲曰相公道恁言語莫是待胡做既謂憲爲先臣之心腹則憲豈不以告先臣而先臣聞先之語亦肯貰先哉嗚呼亦明矣如以建節之年上方藝祖則董先之下吏其供說已謂曾見岳飛說我三十二歲上建節自古少有即不曾見岳飛比並語言矣此固不待臣之辨也如謂先臣丐祠罷政泊舟小堰而得張憲申綱馬之狀以乞出而不接謂先伯臣雲諭智浹以吳玠奏乞赦張浚之例而使託統制等告朝廷以免後責此皆當時吹毛之已甚而求釁之無所故及於此臣謂使誠有此亦無足辨而況於無哉按野史方獄之未成也秦檜自都堂退入小閤食柑以手書柏皮者竟日俄以小紙付老兵持至寺而先臣遂報死初未有旨也嗚呼檜其欺君哉何彥猷堂白先臣之非辜檜方錯愕而堂吏或附耳曰何不告以（以下原闕二百八十八字）

宗之法廢爲文具而不之省如是則高等之罪不惟
貿易是非鬱抑公議萬誅莫贖而漫不知刑律之重
輕與夫祖宗之條綜敢尸中司之位而董大獄之政
又將爲申韓之罪人矣先伯臣雷當時以孩童之幼
亦下之獄至於獄成而曰今來照證得岳雷別無干

涉罪犯亦乞一就處分降下嗚呼天陛何所而妄逮
人乎既知其無犯則何爲而逮之乎豈其初曹然不
省獄成而後始知之乎酷吏之漏網宜乎發明清之
三歎也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忠之不足以
勝邪久矣先臣之不幸臣有明辨固非求它人之瑕
以自解然臣之所以別之者蓋以公示來世而懼忠
邪之未分也秦檜爲撻辣行府代草檄書以吠堯而
室撚實在側洪皓託爲寄聲而檜變色之不暇通和
之始私于金人（驛書往來呢呪如家人婦子語 原闕設）

皆空一格

爲不得輒（原闕一字）臣之盟不幾於脅君乎張（原闕三字）檜
乘副車而擢之王循友乞加檜（原闕三字）賞之不幾於
異謀乎張俊不肯救趙鼎而趙鼎不能使車駕親征
復不肯行鼎叱而去之至平江而託陸馬傷脅遷延
顧望鼎抗奏請誅之以警不用命此蓋不特臨軍征
討而稽期三日也利秦檜專兵之策明築山陽以示
無越淮北向意使（原闕一字）之來皆贊檜畫脅君之舉實預
成之蓋不特漏洩朝廷機密事而止也此其大者爾
其他如檜之（口）靖康議狀存（口）趙而俊之（原闕二字）紹興李成之

謀皆其欺世盜名之大者臣抑有攷焉按王明清揮麈錄之載議狀乃馬伸之文檜初不肯簽不得已而後書後乃自揜以爲功遂饕富貴乙亥歲伸之甥何琉持伸之手藁上之檜怒竄之嶺表更化之後首復琉官贈以員郎而伸之忠遂顯於時俊以怯敵不進盛言李成之衆以誑天聽高宗宣諭有卿獨無功之語俊始恐悚承命而後乞以先臣同討賊卒之馬進之死張用之降與成之逃皆先臣之功而俊遂叨之以追責二者乃檜俊之所以藉口而實乃如此則其人益可見矣臣既泣血辨先臣之事而終之以此使萬世而下知檜俊之爲人則薰蕕之類斷可識矣

浙江書局總校董紹舒分校 汪蟾宋 金肇麒校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五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籲天辨誣卷之五

承楚辨

建炎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丙申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劉光世奏準御筆處分承州殘虜攻圍山陽諸鎮之師逗撓不進以卿任兼將相勳望特隆已降指揮並聽節制比聞王師寨柵皆在高郵之南去楚州尚遠勢不相及深慮淹久致失事機唇亡之憂於卿爲重宜速前渡大

江以身督戰庶使諸鎮用命戮力盡忠亟解山陽之圍一掃垂盡之虜朕亦當議遣行在大軍以爲卿援諒卿體國必悉朕懷十五日付光世臣契勘自八月二十四日遣兵渡江逼近承州至今與金賊大小十餘戰累獲勝捷及措置招納女眞種類蒙朝廷察見臣所遣軍馬久住江北孤軍獨行指揮臣會合岳飛王林郭仲威等八馬臣自承指揮日遂移文催促岳飛等約及二十餘次終是遷延又巧爲辭說抵拒會合指揮臣已節次具因依奏聞去訖若使岳飛等即時恭聽朝廷指揮剋期前來則承州之賊可破楚州之圍可解乘機投隙間不容髮飛等遷延五十餘日遂失機會致貽陛下聖慮憂勤實不勝憤憤今臣已將沿江應係賊馬來路嚴爲把守必不使南渡兼已密遣人前去承楚以來探伺賊情若有機便可乘即便措置勦殺次奏聞事奉聖旨劉光世所奏備見體國忠勤今來楚州既失其通泰最爲要害萬一虜人侵犯必窺海道仰光世多有措置節制諸鎮誠諭協和一心戮力保守若無疏虞即當以功贖過更與優異推恩仍當切採伺如得機便即乘勢擊襲渡

淮不得稍失機會

臣珂辨曰臣常恨先臣不幸受稽違君命不進師之誣者有二紹興十一年淮西之役與是年承楚之役是也淮西之役先臣勳名既高爲時忌嫉遂挂吏議以及於禍承楚之役先臣勳名未極權臣未用天聽無惑故卒以功聞然則是役也似不必辨而後世或以此役據爲淮西明比則先臣之誣不可洗矣臣故得而極論之臣聞覈事之同異必以時日責師之成敗必於主帥古今同此一揆也何則事紛於冗必有其證證之者時也師合於衆必有其主主之者帥也使其不證於時則利口騰說各謀其身而事實淆矣不責於帥則發言盈庭無執其咎而軍律亂矣臣故敢以繫事之時日辨先臣不稟朝命之謗而以節制之專旨辨光世誣下罔一之奏而使信史有攷焉方楚州之危也趙立告急於宥府簽書趙鼎首命張俊將師以行而俊方以全軀保妻子爲事且自度無破敵之能力辭不肯至謂救立讐猶搏虎而以併亡無益爲解誣孤壘於旦夕之危而以爲不必勤王師之

行振纓攘臂以拒天命鼎卒不能使而乞與之偕以
激之俊亦信然不顧也是時既以命俊矣乃改命光
世而命先臣腹背掩擊是旨之下蓋八月之十九日
而先臣方自行朝還宜興屯所將整旅以行實未至
鎮摭諸道里驗以遲速較然甚明皆可覆究自六月
二十九日先臣獻金陵之俘而七月六日張俊以先
臣之兵平寇于京口至二十日而始被鎮撫之除先
臣上奏以爲臣所統之兵幾萬而營卒之孥計其口
亦盈七萬見屯常之宜興竊聞江陰鎮江艤檝以下
原闕

二百三
十七字

前五降金字牌樞密院一十九次劄下坐閱兩月光
世蓋未嘗一涉江也其視以身督戰之詔爲何事自
先臣以下並權聽光世節制會合救楚光世僅遣一
軍半途而止蓋未嘗與諸鎮遇也其視親統全軍會
合之旨爲何說孤城受圍虜兵方益存亡之機蓋在
趙立趙立何在在山陽也救援之師並聽節制號令
者果誰乎御

之出蓋在光世光世何在在京口也璽書絡繹而促
之廟堂專書而言之光世率視爲迂緩逮參謀一語
亟止其行何其去就之不審也臣不敢與光世辨特
兩書之以俟信史之攷而取證焉是非之辨當可識
矣遷延之罪當有歸矣臣想光世之上此奏也當曳
筆行墨之時既以嫁咎爲得策矣而首列御札不知
所委之事機果何在而吾之身果何在所委以節制
者果何人而吾之所尤者果何人苟念及此不亦汗
下而戰慄乎臣按當時同被掎角之命者王林也郭

仲威也趙立也是時朝廷固知虜勢之盛而孤軍不可以決勝也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鄒楚之驗明矣王林自降指揮並不曾分遣一人一騎朝廷之命固言之矣郭仲威屯天長掠路人以自資尚安有鬭志趙立於重圍之中救死不贍何有於掎角如是則先臣一軍之外惟王德爾王德之在承州也其下不用命斬二校而軍益悖詈不可用僅能自守其柵蓋不敢望氊裘而彎其弓先臣獨以孤軍出屯留州之外戲下不滿數千建康之戰瘡痍未復徙屯之所賜在吳興轉餉艱阻廩食不繼僅能渡江而值泰州之匱視事一日而出屯八日而軍至不解甲而征益以泰卒又皆鳥驚魚散之餘特激於先臣之義願效死力然則是舉也先臣奮萬死之勇急孤城之危不幸而陷力不足爾雖一時例被詰責而屢與金賊接戰備見忠勤之旨蓋已不逃於昭融之鑒故虜既陷楚旋軼通泰高宗皇帝沈機淵識先料其然輒於光世誣奏之後特降睿旨責光世以後效委之以原二闕字措置通泰必無疏虞先臣還師保泰原闕五字

十萬披城而陣先臣獨以扶傷飢羸之卒貫其勇於
累戰之餘柴墟原闕捷河流爲丹先臣率先士卒身被
兩槍猶乘勝逐北虜既退遁入柵先臣盡護數十萬
之生聚保柴墟是時光世非特措置之責漫若不聞
一兵之援亦不及於泰既爲分地不從朝廷應副餉
道無所從出先臣乃刦屍繼糧復護生聚渡之陰沙
而已獨殿後虜雖彊盛望之而不敢邀也嗚呼楚既
失矣通泰之責上之冀後效於光世者何如也王德
一軍之在承楚雖不可用猶能壓境而先臣之於通
泰則幷與此軍亦無之矣光世之違詔果如何哉故
承楚之事無與於得罪而臣所以不憚喋喋而力辨
之者誠懼此奏不明則異時循轍之誣未免於疑似
之迹是以不敢不詳著

浙江書局總校董紹舒分校汪嶬采
金肇麒校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六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天定錄序

皇上再見圜丘之嗣歲珂纘天之書始成浮九江自春徂夏以四月哉生明抵行在所迺齋祓治晉檟越四日庚子再拜北闕下奉書付登聞匭吏以入又八日戊申詔出下兩省俾給事黃門紫微郎左右記注雜議五月辛未詔中書門下以大父褒嘉之典未稱俾相吉壤裂而王之僉以大父嘗涖軍于鄂實廟食其地且至今民

思遺愛於封爲宜乃以鄂爲請癸未制可六月庚戌兩省議始上遂以珂奏篇付史館八月辛丑宰掾列珂所辨伯父雲部曲張憲同時之誣請加旌異復詔進贈一等越明年珂歸自日邊抗塵南徐軍庶乃因朱墨餘暇發故篋得所上諸書表及廟堂施行次第恩詔先後凡啟謝公牘之屬釐爲三卷卽摭爲錄以天定名復卽其意而爲之敘曰嗚呼事有屈於一時而伸於萬世曖昧於六七十年之久而昭明暴白於不崇朝之頃是非人力之所及也天實爲之傳曰人衆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斯言也則天之與人固迭勝而迭負而羣逞其私雖天亦不能違之矣是不然昔蘇文忠公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而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方紹興間奇謗中起大臣稱制專決狠戾虎耽劇牙搖鬚搏獵公議之士如甌狐兎而位中司者首能爲公議一立赤幟大而公族之長樞筦之臣與夫微而丞郎亦有大聲疾呼以助明其寃者往往竄徙系道然登聞鼓猶日以冤狀聞以布衣而抗卿相甘蹈大僇而公議之喙卒不得而鉗

也不審惟是其在當時城狐負恃是非曲直變亂錯迕雖揉五常反四極安之而不顧而莫須有三字吾猶知其胷中有隱然不可誣者存是人心之天未始不定顧何竢於六七十年之久彼雖能以其私勝乎天而不能以其私勝乎心則亦同乎素定而已矣而珂顧猶以是名其編者蓋以天理之在人雖勝也而未始有負雖定也而未始有變卽人心之天以合天理之天則名編之意蓋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千百世而下有能哀大父之忠而欲知聖朝追褒之始末卽是錄也不直爲覆瓿而所以名之意尙庶幾其有攷云開禧元年十二月癸丑朔承奉郎監鎭江府戶部大軍倉岳珂序

天定錄卷上

進高宗皇帝御劄石刻表

進行實編年繴天辨誣表

進家集表

繳進奏狀

上宰執第一書

上侍從給舍臺諫書

進高宗皇帝御劄石刻表

臣珂言臣父先臣霖累準國史實錄院牒取索臣大父先臣飛所被受高宗皇帝御劄手詔照用臣父先臣霖已具申本院乞候編次成日申繳臣昨又準江州牒備準本院牒取索臣已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內刻石緣臣所刻未經進御謹詣登聞檢院繳進者先臣銜枉旣湔雪於公朝聖主賜書尙寶藏於私室輒貂翠珉之勒仰塵丹扆之觀臣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大父先臣飛早以樸忠夙逢明聖上奉指蹤之略粗殫禦侮之勞匹馬北方契定謀於談笑之頃六龍南渡倚折衝於紛擾之餘恭仗聖威克成微績雷霆奮擊天驅草竊之輩雲漢昭回日拜芝封之賜或稱其智謀而謂非他比或付之號令而俾如親行便宜悉許於外施進止不從於中御恢復之請輔朕委寄尤隆忠義之氣通神褒嘉備見以至病目而護醫療治苦嗽而爲國勉行愛切體膚視猶手足爰獲珍藏之祕有踰袞贈之榮無何讒起於樊蜺所恨疑成於市虎以天寵爲濫予以奎畫爲汙藏搜自故家束之左帑鸞翔鳳翥掩跡雲霄蝸緣蠹原闕

韜光原闕櫝逮臣父擢登於匠監辱孝皇軫記於原闕門奏雙闕之書親聆天語拜原闕行原闕三字復覩宸章讒誣若有待而明事實信無原闕而顯天其或者重矜一念之忠神寔司之俾辨九泉之枉恭惟皇帝陛下安民以原闕率祖攸行遠取成王法具傳於三聖近稽宣帝美復念於諸臣思堯有得於見墻嗟牧幾形於拊髀原闕惠陵之麗藻寔昭代之宏規凡聖原闕二字筆之所存皆雄斷廟謨之攸萃丁辰有幸既昔時授任之難乙夜進觀或今日廣聲之原闕臣幼不逮事長無踰人念臣父奉命以驅馳幾無

寧歲致帝畫藏家之積久訖未鐫崖敢忘遺志之承以侈隆恩之賜摭之辨攷抑可參稽呵護有嚴徒抱烏號之泣登藏是毖載光龍負之圖其所刻臣大父贈太師謚武穆先臣飛被受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御劄手詔七十六軸釐爲十卷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貼黃上表爲繳進臣大父先臣飛所被受高宗皇帝御劄手詔石刻一十卷伏候敕旨事

進行實編年籲天辨誣表

臣珂言臣父先臣霖累進國史實錄院牒取索臣大父
先臣飛生平行實事迹照用臣父先臣霖嘗具申本院
乞候修纂成日申繳臣尋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內編撰
成書緣臣所修未經進御謹詣登聞檢院繳進者孤忠
許國有死弗渝衆毀盈庭傳疑未白抱冤衋而上愬恃
公論之久存輒因没地之言敬剡籲天之奏臣珂誠惶
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大父先臣飛逢時艱棘奮迹蒿
萊頃因靖康初入于元帥府痛念中原之淪陷遂許先
帝以驅馳忠憤所激則懾血以誓師甘苦必同則投醪
而餉士東克全城於建鄴西恢六郡於襄陽封豕長蛇
豈特彎弓之不敢屯蜂聚蟻俱令釋甲以自歸義聲雷
動以風驅精騎星流而電掃腥羶萬幙一無攘臂之擾
忠義兩河並奮揭竿之應玉帛指東都之會干戈潰北
苑之屯王化復行官儀喜見胡塵半洗彷徨汴水之黍
苗佳氣載新感慨安陵之枳柏其後兵鋒之破竹安知
簣土之虧山近睇故都反袂讀班師之詔紛來遺老停
車辭遮道之留自睽間隧之機旋被登樞之命屬邊陲
之乏帥暨以下原闕十百零六字

貼黃上表爲繳進臣大父先臣飛家集十卷伏候

敕旨事

繳進奏狀

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右臣珂輒

瀝血誠仰干天聽退思僭越甘俟典刑伏念臣大父先

臣飛際遇高宗皇帝依乘風雲獲附勳籍中更讒誣雖

蒙朝廷昭雪錄用然尚未經褒贈臣父先臣霖累準國

史實錄院牒取索所被受御札手詔及行迹事實著述
文字重以流離之餘故傳散漫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
終其志臣不量蟲陋涉筆五年刊集纂修粗明梗槩今
來所刻被受高宗皇帝御札手詔七十六軸釐爲十卷
所修大父先臣飛行實編年六卷籲天辨誣五卷通敘
一卷幷家集十卷已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刊修了畢竊
緣臣上件文字未經進御謹各奉隨進表一通囊封躬
詣天庭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睿覽降付尙書省施行臣
冒犯天威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奏爲臣繳進高宗皇帝御筆手詔石刻十卷
幷臣大父先臣飛家集十卷行實六卷籲天辨
誣五卷通敘一卷幷隨進表三通伏候敕旨事

書

上宰執第一書

四月原闕日承務郎新差監鎭江府戶部大軍倉岳珂謹
齋沐裁書再拜獻于某官閣下珂聞之古之所謂大臣
者其事業足以格天其利澤足以及人前乎百年後乎
百世皆足以蒙其深仁厚澤蓋其大公至正以天下之
心爲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無阿毀譽無私愛憎故

夫與天子坐朝論道完泰而進見否而退是其職也如斯而已乎曰未也是足有以伸之則不必其善之已出也不必其事之已屬也今夫人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伸非疾痛害事也而見者諭其方聞者效其藥非必其父兄子弟也非必其鄉黨僚友也雖塗之人亦然何則惡枉喜伸天下之同情人心之至理有不能遏者昔范文正公忤大臣而去國余襄公救之尹師魯救之殿陽文忠公又救之不得其言則亦委而去此猶未也齊大夫崔子之不韙太史書之以死其弟嗣書之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之南史氏復執簡以往夫黜陟死生之際人之所甚畏慕也而奮焉爲之而無所顧避蓋抱天下之屈者必將有以伸之不必其善之已出而事之已屬固如此也珂嘗讀史傳至是未嘗不有感於先祖武穆之事蓋其奮自單平以孤忠上結高廟之知冒萬死一生之地內平羣盜外抗强胡不十年間位至三孤躐登樞筦可謂不世之遇矣惟其大志在於恢復中原義不少屈沮忤時相和戎之計重以同列異趨勢位相軋而媒蘗旋生讒慝橫出不置之死地不止也夫亦何罪而至

於此極哉雨膏於春而行者嫉其澑月昱於夜而盜者
惡其明彼時相之心以爲不如是則戎不可和曾不可
保耳是以蒙被汗垢六七十年雖高廟神聖卒悟其姦
賜之昭雪又以此意屬于孝廟葬之以禮復之以官錄
用其子若孫宜若可以無遺憾矣而山林之史疑以傳
疑往往是非無據而黑白易位雖決黃流之奔猛不能
以湔滌是故不無待乎其人恭惟某官以孔孟之學事
堯舜之君雲龍風虎之遇亶有光於中興十數年來農
扈屢豐邊陲不聳日月五星安行於上百川河海順流
於下將天下之蟲鱗羽介無一不被滲漉之澤矧惟國
家之公卿將相乃獨略之而有所未暇故士之立一名
一節者不惟今日之在陶冶而後世亦將有賴焉不惟
後世之在陶冶而前代又將有賴焉仲尼周公之所以
輔其君者閭下豈亦多遜珂是以冒昧譔述先祖行實
六卷顧天辨誣五卷通敘一卷裒集高廟所賜御札石
刻七十六軸家集十卷既以陳之乙覽而以其副敬伏
光範門下伏惟論道經邦之暇賜之采矚而哀矜先祖
之不辜從容入侍清閒之燕一借敷奏之餘論俾九原

此下鈔本有一葉然其文似不相接或是後一葉耳此鈔於此以待詳攷

此下更缺兩葉

之枉獲伸則珂雖死不恨矣伏惟察其區區而恕其狂且僭焉不備

上侍從給舍臺諫書

四月原闕日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岳珂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某官閤下珂聞事有抱一時之枉而不獲伸者雖異日公議復明而事迹未覈足以貽目睫之論苟以下原闕九百十八字

臣和戎之策重以同列異趨勢位相軋而媒蘖旋生讒
誣橫出不置之死地不止也彼惡其軋已而動於附勢
者朋而翼之亦既若燎之不可嚮邇矣然而廟堂之同
列棘寺之僚屬上至天族下至布衣皆能誦言其冤而

不畏斥逐一時之間亦可想見其事矣而蒙被汙垢于今六七十年雖高廟神聖卒悟其事賜之昭雪又以此意屬于孝廟葬之以禮復之以官錄用其子若孫宜亦可以無遺憾矣然而山林之史其爲傳疑者未明也褒贈之典視其同功者猶歉也則夫抱天下之屈而有不獲盡伸者珂是以冒昧上鳴于閤下恭惟閤下以直方之德高明之學宏遠之器經綸之材出爲時用一朝之國是一代之人物一世之公論皆司直於門下則先祖之所未伸者必將動心焉珂不揆謹譔述先祖行實六卷顓天辨誣五卷通敘一卷裒集高廟所賜御札石刻七十六軸家集十卷既以叩閽上徹乙覽而以其副敬陳于執事伏惟論思獻納之暇賜之采矚而哀矜先祖之不幸俾九原之屈獲伸於一明時則珂雖死不恨矣伏惟察其區區而恕其狂且僭焉不備

四月初七日詣登聞檢院繳進

十五日降付尚書省

十六日送中書門下後省看詳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六

浙江書局總校董紹舒分校汪嬋采
金肇麟校

高廟之知冒萬死一生之地內平劇盜外抗
強胡不十年間位至三孤躡登樞筦可謂不
世之遇矣惟其大志在於恢復中原義不少
沮忤時相和戎之計重以同列異趨勢位相
軋而媒蘗旋生讒慝橫出不置之死地不止
也夫亦何罪而至於此極哉雨膏於春而行
者疾其濘月昱於夜而盜者惡其明彼時相
之心以為不如是則戎不可和爵不可保耳
是以蒙被汙垢六七十年雖　高廟神聖卒

悟其姦賜之昭雪又以此意屬于孝廟葬之以禮復之以官錄用其子若孫宜若可以無遺憾矣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往往是非無據而黑白易位雖決黃流之奔猛不能以湔滌是故不無待乎其人恭惟某官以孔孟之學事堯舜之君雲龍風雩之遇中興十數年來農扈屢豐邊陲不聳日月五星安行於上百川河海順流於下將天下之蟲鱗羽介無一不被滲漉之澤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天定錄卷中

經進百韻詩

封王信劄

鄂王信劄

上宰執第二書

乞付史館堂劄

後省看詳宣付史館指揮

追封鄂王告 碑陰記附

經進百韻詩

臣一介孱庸濫饕世祿每念沉冤未雪直筆久污一意纂修五年勤瘁比干宸覽誤簡淵衷萬死尚寬九殞莫報今因追感先臣飛事輒賦百韻詩一篇繕寫躬詣天庭投進伏望聖慈特賜睿察昭白而施行之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皇懼震越屏營之至

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上

永祐當臨御重熙極泰亨物窮隍土復地大孽牙萌蠢爾戎眞裔違吾海上盟腥羶盤九土氛霧塞三精於赫中興主初專九伯征赤符觀炳炳嘉兆得庚庚四七膺休運三千協一誠乾坤恢闢闔日月洗明清天授睢壇筴風興渭水英維時臣大父韜迹聖廛岷寶匣鳴長劒雄冠彯曼纓衣裘供羿射燈火近韓檠聖世方求駿明神豈舍騂始從魚鑰守小析疑誤羽林兵嘗虜無車乘麾軍不鼓鉦熏門摧彥政汜水從閭勍馹召班龍節犀原闕末疑誤雀桁王師俱蓄縮胡騎愈縱橫馬渡朝迎敵鍾山夜駐營狂瀾身砥柱大厦手支撐虜焰猶繁熾吳都忽

震驚東巡傳警蹕右袒半公卿憤起宜興旅追收建鄴
城大江誰飲馬五嶽更刑牲一蕩西江李重殲固石彭
利兵驅虎豹傑觀築鯢鯨玉帳旋平廣銅符遂帥荊皇
靈期濯濯王事分傍傍沙漠逋封豕山林息聚蝱神州
宜亟復六郡乃先爭桀犬徒馮壘苗民敢抗衡銳師掀
狡窟高堞覆堅棚鼎道兵方進湖湘寇輒平幾年兇禍
結八日駿功成叛將因資用降人豈畏阬開疆下商虢
結約到磁洺謀帥難張俊還兵慮酈瓊但虞遺後患初
匪厭紛更沔鄂重歸鎮齊劉尚據京且羞離楚饌未用

渡河罌細柳千屯竈柔桑萬瓦甍流民俱授畝戰士亦
從耕夫澮縈如帶原田畫若枰連雲登美稼淅玉飯香
秔芻輓從今省兵儲亦頓贏吏貪無鼠碩民佚異魴赬
姑定鴻溝約交馳絕域伻鄰歡新玉帛宴衎樂簧笙未
幾邊搖草惡知野食苹禮容方濟濟革乘忽軿軿睿斷
昭雄赳天威震隱谹六師紛霧集四郊盛雷轟戎駕爰
方啟神鋒莫敢攖童髫欣再見父老喜前迎義氣通諸
夏謳聲沸八紘官兵颺隼鷙胡穴泣鼯猩跬步歸京闕
朝衣詣寢楹晉軍傳鶴唳楚幕聽烏鳴機會乘今日雌

雄決此行幸成十載績歸捧萬年觥何事東來詔遄追
北指旌撫膺皆壯士牽袂有啼嬰業岌登樞極雍容儼
珮珩身雖處廊廟志則在幽幷豈意中原略深違時相
情和戎徒效敬投几不聞罃正爾先鞭著居然謗篋盈
兇威搖吏櫝風旨動臺抨梟虺飢吞噬鷹獒樂使令衆
髽常忌冠同浴不譏裎遠慮爲徼福先驅謂緩程一言
鳴仗馬千丈下喬鸎盍攷謝赦表兼觀賜劄評許身無
少愧憂國甚於酲彼譖宜投虎能言不離鸚鳥翱身蚤
箙兎健足先烹有客悲周道何人原闕魯祊同時惟切齒

來者但懲羹長夜何時旦沉陰幾日晴是非從久定禍
否待終傾先帝資神武深仇愴父兄每懷得頗牧胡忍
弃韓黥哲監何嘗惑孤忠果漸明岳陽還舊號嶺表返
諸惸故壘營新祀畿封闢賜塋用心傳舜子述事廣文
聲甘雨興餘槁青天豁久盲先臣死不朽聖德浩難名
陛下今湯禹王臣昔散閎令圖天廣大盛烈日鏗鍧心
術參堯運規模紹漢宏遺形高閣繪良股盛朝賡故將
幸非遠微臣矧敢輕傳訛稽史謬敗俗訂言謐日繫無
虛筆雲章有滿籯竹書皆歷歷玉訓尚鏗鏗願輟清朝

暇叨承乙夜呈作詩哀寺孟覽奏念緹縈恩錫茅封寵光昭衮字榮誓懷如曒日忠報畢餘生

封王信劄

五月初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岳飛忠義徇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官未盡褒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

鄂王信劄

右劄付故追復岳少保本家

嘉定四年五月十一日

勘會已降指揮岳飛忠義徇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官未盡褒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五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追封鄂王本家

右劄付故追封鄂王本家

嘉泰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上宰執第二書

五月原闕日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岳珂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某官閤下珂聞之常言有曰人之是非其惑常在身前其定常在身後蓋謂身之前則繫

之於人而私情愛憎之易偏身之後則筆之於史而公論是非之自定嗟乎史固足以示信也所書果得其實耶則一褒一貶足以發潛德之幽光誅姦諛於既死誠萬世之衮鉞也苟傳聞之或失其當是非之或軼其眞筆削錯施而褒貶易位何以示天下之勸懲乎哉昔者觀班孟堅之史自武帝以前蓋祖太史之舊也而傳陳涉則至今廟食一語輒不敢刪不知所謂今者何代而孟堅時涉之祀存乎否也雖然此猶曰有是事也則爲可據也近觀唐大曆間樂平令魏仲兕記饒娥之事與史大異及考之柳子厚所傳則史蓋全用其文而不知仲兕爲令於此得之親見彼子厚特傳聞之訛也以此知古今之史邈親見而信傳聞者其失實多矣不特此一二事也以此而示懲於萬世不亦甚可哀歟伏念先祖武穆蒙被紹興權臣之禍一時山林之史往往得於風聞記錄二三則已失其實矣重以王俊之徒文傳會之辭張俊万俟卨之徒主煅煉之獄日曆之官取證於此則又非其實矣當是時權臣實專史館之柄一筆一削皆出其手史官之能爲董狐者幾何人哉則又必

有變亂其實者矣是則榮辱萬世之權倒置如此不有
王公大人慨然以爲已任者則紛紛簧巧誰與正之恭
惟閣下以忠厚之心而權衡一代之是非以淹貫之學
而董正一代之筆削自一介之臣以上其用心其行事
皆將不逃於融明之鑑而況如先祖之忠赤報國昭如
皦日而讒仇相誣明若觀火閣下豈能不動心於一伸
其枉哉珂謹摭諸所傳所記以爲行實而凡向來讒說
之所以厚誣者則又爲辨誣亦既上之丹扆而輒復以
其副實之閣下矣伏惟宰制之暇試一取而觀之校之
史官之所載則枉直白黑有不難辨而且以此書下之
策府俾之從實删修則閣下之所以榮辱萬世者其權
行於此矣夫豈非盛德事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夫以馬借人此里巷之
淺事也而春秋之史官書之苟其亡矣宜無與於興衰
治亂也而孔子惜之以先祖報國之忠而大節未明其
事之存亡況有大於借馬乎閣下能以孔子之心爲心
則先祖之抱冤於地下者其必有以補其亡矣珂復何
云不備

乞付史館堂劄

珂存有忱恂之悃上干鈞嚴珂近準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先大父追封鄂王仰見聖朝褒勳念舊之意伏讀
恩詔感泣不知所云惟是珂昨來所進高宗皇帝宸翰
七十六軸行實編年六卷家集十卷並爲大父辨明誣
枉參稽所係不敢不進其所修籲天辨誣一書年月事
實必以宸翰爲證者蓋恐山林之史混而無攷必得奎
畫昭回以示萬世庶幾信而有證旁摭家集兼攷行實
並無抵牾委有依據然後敢書區區累年之廑正以孤
忠未盡明遺謗未盡雪爲子若孫之責不敢愛萬死而
使先世之事終於莫明茲者幸蒙大恩裂全鄂之壤開
眞王之封超出常倫特自英斷袞褒八字焜耀千載已
足以洗湔無餘今來所進文字又蒙後省申明乞行宣
付史館先志獲償九殞無憾第删修之舉事千萬世至
公之筆不容不冒昧洊以申陳重念先大父得罪於紹
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之十
月相距凡十四載檜是時方專上宰監修國史日曆則
沒先大父之功而重先大父之罪變亂是非固有不待

言而明者先兄吏部甫任浙東提舉日熊舍人克知台州以公事爲先兄按發罷黜積憾不洩以先兄甫爲先伯御帶雲之嫡子故於作中興小曆之際專欲歸罪夫實錄必以是爲本而先大父不幸受秦檜之誣而又與史館所大據依者國史日曆而旁證者野史雜記所進熊克有子孫一時之憾瞹昧之迹無以自明銜寃地下永無信眉之日今幸蒙朝廷旌褒之典雖足以示勸一時而史筆未明萬世何以取信所有珂所修建儲淮西山陽張憲承楚五辨並有高宗皇帝御筆依證其御筆並裝皆見在并有刊刻石本繳進訖即不敢妄以臆說强辨欲望朝廷俯念先大父忠勤之心及兩經秦檜熊克史筆之誣特賜敷奏宣付史館參照從實刪修庶幾先大父之心得以暴白於萬世其於國體人心誠非小補如蒙朝廷降付史館後將來參照得珂所進辨誣內有據依不當及非出高宗皇帝御筆甘伏罔上之罪忠邪之分冤節之辨在此一舉珂屬在孫不敢緘默儻蒙施行實出至公之賜干冒威尊珂下情不勝戰汗

後省看詳宣付史館指揮

中書門下後省狀準付下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
大軍倉臣岳珂狀右臣珂輒瀝血誠仰干天聽退思僭
越甘俟典刑伏念臣大父先臣飛際遇高宗皇帝依乘
風雲獲附勳籍中更讒誣雖蒙朝廷昭雪錄用然尙未
經褒贈臣父先臣霖累準國史實錄院牒取索所被受
御劄手詔及行述事實著述文字重以流離之餘故傳
散漫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終其志臣不量窳陋涉筆
五年刊集纂修粗明梗槩今來所刻被受高宗皇帝御
劄七十六軸謹爲十卷所修大父先臣飛行實編年共
卷額天辨誣五卷通敘一卷并家集十卷已於嘉泰壬
年十一月刊修了畢竊緣臣止件文字未經進御謹各
奉隨進表一通裹封躬詣天庭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睿
覽降付尙書省施行臣昌犯天威罪當萬死謹錄奏聞
伏候敕旨送後省看詳申尙書省看詳岳飛忠義之節擁除
之功載在國史昭然甚明伏覩近降指揮追封王爵其
緣陳乞特出聖恩誠足以示勸千載所有岳珂繳進編
年六册家集十一册委是採摭精詳用志可嘉能振表
其先烈宜備太史紬繹兼有御劄卷已行鏤刻其書

此係宋本行
寫編年錄校

多引以爲證又有以見高廟聖算神略任將治兵之本
意其辨誣內併理雪飛之子雲與其部曲張憲之冤亦
是明白照得紹興二十二年已降指揮將雲等追復官
爵訖今來若更與追贈合取自朝廷指揮其岳珂所進
御札石刻并文字乞宣付史館施行并十輔二十三册
表三通申聞事除理雪岳雲張憲一節見行看詳外六
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看詳到事理宣付史館
十一日追封鄂王告中書舍人李大異行詞[illegible]
敕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眞是非不待

百年而定睠言名將夙號藎臣雖勳業不究於生前而
譽望益彰於身後緬懷英槩申畀愍章故追復少保武
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
實封二千六百戶贈太師謚武穆岳飛蘊蓋世之材負
冠軍之勇方略如霍嫖姚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誓
清冀朔屢執訊而獲醜亦舍爵而策勳外憺威靈內殫
謨畫屬時方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而爾獨奮身欲撫
劍伊吾之北遂致樊蠅之集寖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
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冤逮

國論之既明果邦誣之自薄中興之主恩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特厚肆耜神之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恩綸禮之王爵裂熊渠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豈特慰九原之心蓋以作六軍之氣於戲修車備械適當閒暇之時顯忠遂良罔閒幽冥之際諒惟泉客敢此寵光可特追封鄂王餘如故

嘉泰四年六月二十日

碑陰記

鄂据上流爲重地宿師十萬進足以虎噬京路退足以雄分吳蜀得建瓴之勢江左莫強焉紹興初天子考麒麟玉册之瑞觀黃旂紫蓋之運應天順動化龍南翔長江湯湯天設之險金城千里亶重分牧先王析符授鉞實膺專征之任雖往來調戍靡常厥居而大抵鄂爲根本隱然有藜藿不采之威珂嘗攷論地勢況觀古今自三國而下代興南國者所据守各不一然負桐柏之陽山陽合肥廣陵濡須重鎮錯立帶之長淮包以南海皆足以扼東西之衝惟襄沔舊疆曼羨數千里上通巴蜀下接舒濮之郊川平墜曠不設限塞擊柝之聲相聞朝

馳而夕可至也顧自元二以降引弓之士未嘗敢南嚮而窺峴首窒涉巨瀆冒重險而常出乎柘皋大儀之境捨所易而圖所難何哉以兩路之介于寇被邊而守者數十城視獨以全師當一面者力之顓否固不待辨而而觀其人可也皇上臨御一紀緬懷麟閣勳名之盛方將尊中國以綏四夷乙夜慨然覽珂所奏籲天之書思所以大慰乎九京者相攸樂土宜莫如鄂遂荒全國裂而王之綸言申褒溫厚灝噩不惟足以渙萬世無窮之寵其於辨論忠邪之迹蓋尤深切著明珂一介蚍蜉之原闕誠不知所以格天心悟主聽者妄原闕二字子不得其平而鳴則謂天蓋高亦有不容恝珂誠死且不朽矣載惟先王受命駐師之地營塘陳石至今巋然而乾道中又嘗詔賜沔陽之廟先王功烈遂與鄂相終始珂不肖身不逮事生二十有二年而後得以鉛槧片言追明地下之冤成先大夫易簀之志興念一及兢慙夙宵大懼馴諭閾襲而使聖朝旌忠非常之典不能以宣昭于方來乃以制詞刻之琬玟植于廟下以對敭今天子丕顯休

命而復系著其所以然之意在漢之初蛇分泗墜有臣曰艮從高于留經營四方卒定大業及誓白馬紀丹書剖符定封擇齊三萬戶而不願迺侈遇鄉以旌天授然則遡功名之所基以迄于成地以人重人以地著（源闕厥）所元夫豈曰偶然而已哉是用敘次其實且以先王在鄂之顚末追附前誼庶幾鄂人知所以開國承家之自昭示子孫以無忘上意之所嚮云開禧疆圍單閼歲且月哉生明孫承事郎珂記朝散郎行太府寺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章升之書丹并題蓋

浙江書局總校董紹舒分校　汪嶬采
金肇麒校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八

孫承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次

天定錄卷下

謝封鄂王表

謝宰執啟

謝臺諫給舍侍從兩省啟

都司取索文字

申都司狀

加贈先伯雲信劄

加贈張憲信劄

先伯雲贈節度使告

張憲贈承宣使告

謝表

謝宰執啟 後序附

謝封鄂王表

臣珂言今月二十三日準告大父先臣飛追封鄂王臣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者劄奏籲天辨先世百年之枉疏恩裂地啟眞王一字之封燁然寵命之頒賁此勳盟之舊臣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國家之尊爵亶爲將相之殊褒以馬燧之元功胙始開於北土若子儀之碩望壤纔裂於西分顧自古以不輕至于今而尤重方位躋三事間推列郡之恩及燧錫九泉或被小邦之命已爲曠閥咸謂遭逢敢意子孫數十載之餘屬當聖明一再傳之盛忍使子文之無後深閔介推之不言濟發德音誕颺褒制伏念大父先臣飛逢辰多難賦命數奇曾未究於義心已橫罹於讒口堯仁天賦首加追復之榮舜孝日嚴祇述親傳之訓故稽仍復去璧全歸雖聖

德恢宏莫報兩朝之大造然寵章赫奕尚慙諸將之同功深惟餘謗之未滌遂致孤忠之無攷辨必期於早辨疑或免於傳疑萬字翔龍褒靖孫之藏詔五年剔蠹緝泌子之遺編恪上囊封仰塵宸聽敢謂帝心之眷菲遽盼王社之苴茅綸煥九重哀褒八字謂其忠可貫日義不同天忘家徇國之一心雖死不變遺烈餘風之大致迄今如存壤分楚子之遺爵列唐臣之上恩加柏廟益光難朽之丹青聲到柳營尚泫追思之涕淚自非出聖天子之特斷安能使大丈夫之爲眞豈意窺孫訖醻大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厲精求治銳志中興藏匱室以書勳不限非劉之典聽鼓鼙而思將爰形咨岳之音慨思遺愛之區越在上流之地乃盼新制庸修舊封豈徒慰地下不泯之冤抑亦奮海內敢爲之士臣敢不矢心蓬蓽歸賜松楸萃同星以熒觀暨闔宗而泣拜生雖未壯已期執童子之戈死或有知當亦結老人之草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貼黃上表爲大父先臣飛準告追封鄂王稱謝事

謝宰執啟

珂啟今月二十三日準告先大父飛追封鄂王者抱書千里臣章幸徹於楓宸疏渥九泉王社寵分於茅壤百年闕典以一朝而舉萬世正誼自今日而明亶綵論道之公倍激感恩之悃竊以國家設非常之爵爲其將相有甚偉之功其名雖並於三公厥序實超於五等非天下報勳之彝制乃人君作福之大權盟礪泰山漢不行於異姓圖新煙閣唐間錫於諸臣逮藝祖乘時龍而御天至高皇渡匹馬以開境皆循此典式顯爾庸然變之所遭有險而有夷故終之所獲或難而或易西平開祚正安危身佩之時汾陽啟封方壽考家居之日趙中令剖符於韓國韓太傳裂壤於靳邦皆身荷美名而親承寵數茲逢辰而有幸故錫命以非艱乃如大父之忠勤昔被元姦之讒慝橫加不韙濫及非辜功在鼎銘忍見汗於白簡名存廟藏遽變置於丹書假僞亂眞以非易是士夫箝結莫紓敢朝之懷民吏欷歔徒抱不平之氣邪誣滋逞公議幾亡鬱抑不明者非止一端棄置弗錄者殆將二紀大明揭日賴高廟之深知睿澤回春有阜

陵之善述已頒紫誥盡復青壇然慇章雖渥於累朝顧
褒典尚慙於諸將懼未湔於餘謗矣久玷於孤忠宦緒
厥寒徒懷嚮日君門天遠無路排雲誠同螻蟻之微采
之蚍蜉之細人謂落落而難合已獨拳拳而未忘進則
犯明主批鱗之誅退則負先人易簀之訓不量愚分竟
上遺編累牘籲天方屏營於私室大封裂地遽錫寵於
公朝温綸寵渙於九重華衮載加於八字謂其忠衛社
稷義死封疆忘家狥國之一心歷千萬變而不易遺烈
餘風之大致閱七十載而如存迺即上流載荒舊壤慰
將士召棠之念解邦人寇竹之思柏聳遺祠夙厲冰霜
之操柳披故壘新回雨露之光比肩南渡諸公之間闊
步西京功臣之上歷觀時變之高下載論功名之始終
得之最難莫此爲甚豈以妄庸之小子能感上心實緊
块圠之大鈞特施化力茲蓋恭遇某官爽邦元哲經世
大儒主盟國是而異議不搖飭修邦經而百廢具舉拯
溺救飢之實念小猶及於匹夫顯忠遂良之盛心遠不
遺於前代采天下僅存之公議憫王朝未錄之勳盟肆
贊決於中宸俾增榮於南紀豈特慰耆蒿不朽之魄將

以興草萊願奮之人良駿歸燕本由市骨眞龍見葉始自好形埒收十翼之賢式見兩全之舉復還文武全盛之境以畢高孝欲爲之心珂敢不矢心衡門歸賜邱壠萃闔宗而泣拜暨同列以榮觀動故勞之悲旣深感皇朝之原闕八字勉追祖武之勤勞惟不辱先是名報施謹具啟事專人捧詣鈞墀祇候塵謝伏惟鈞慈俯賜鑒念不備謹啟

謝臺諫給舍侍從兩省啟

珂啟今月二十三日準告先大父飛追封鄂王者哲鑒當天洞燭九泉之枉寵章裂地榮超五等之封亶歸正論之明倍激危衷之感伏念先大父飛奮身疏逖許國忠勤北巡之駕未還死不瞑目東都之會弗振夙所盡心仗義鼓行推鋒深入襄陽六郡之戰可見規模朱仙七月之屯寔當機會萬里駭傳於風鶴三軍喜聽於城烏以至閉閤潛思手疏儲闈之根本朝衣祇見躬安寢廟之威靈不忘造次愛君之情初無嫌疑避事之意胡爲一簣之虧土重令衆口之鑠金母實知參聽終疑於三告人惟哀虎贖莫致於百身忠臣烈士聞者拊心老

夫稚子語之流涕幸聖朝之公論不泯而思陵之睿見本明發德音於久而自定之餘詒帝訓於率乃攸行之始首頒紫誥盡復青穠日窮星回暖律甫還於枯枿雰開陰伏太陽復豁於幽盲雖飲恨於昔時粗信眉於後日念公師之位雖極尚愧同功而稗官之載失眞必乖信史掇拾靖孫之藏詔纂修泌子之遺編書涵乙觀方屏營於私室事稽申令俄出爵於公朝綸音寵渙於九重衮筆特增於八字謂其忠可貫日義不同天忘家徇國之一心雖死不變遺烈餘風之大致迄今如存乃分全鄂之區光啟眞王之社柏森遺廟益淩盤古之風霜柳拂舊營重沐當年之雨露邦人鼓舞將士歡呼循省聖恩重顯褒於幽壤主盟公議蓋允賴於洪鈞茲蓋恭遇某官學造高明氣鍾剛直偉材碩用恢恢文武之兼讜論嘉謀凜凜正邱之辨爰悼中興之烈載稽上送之書肆贊決於楓宸俾增榮於茅土豈特逞幽光於已往庶幾鼓義氣於方來兩適其宜甚盛斯舉珂敢不銘藏厚德警策緜軀竹帛垂功名固難企前人之烈干戈衛社稷尚期效童子之忠惟不辱先是名報施謹具啟事

專人捧詣台墀祇候塵謝伏惟台慈俯賜鑒念不備謹
啟

都司取索文字

檢正都司見行朝廷文字今要見岳雲張憲追復因依
并眞本追復贈官告照用仰親事官於投進文字人岳
監倉下計會取索限壹日繳申六月　日

申都司狀

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岳珂
準檢正都司告示取會先伯雲張憲追復事須至申

聞者

右珂照得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聖旨指揮岳雲
特追復元官續準告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係同
先祖太師鄂王飛一時同降指揮昭雪追復乾道元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聖旨指揮張憲特追復元官續準告
追復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閻州觀察使係孝宗皇帝
灼見誣罔特旨辨明追復其元本告詞並有底本在中
書省并有施行公案在吏刑部并係大賞罰亦自該載
日厪會要所有告詞已蒙後省保明備錄申省訖今準

前項指揮珂除已遵稟外照得岳雲係珂先伯其告命自係先伯雲直下長男朝請郎尚書吏部郎中甫收掌先兄甫已行身故見係先伯雲直下長孫迪功郎新處州慶元縣尉岳靚收掌張憲係先祖飛部曲其告命自係張憲直下男忠訓郎前黃州聽候使喚張敵萬收掌珂卽不曾將帶隨行所蒙取會今供具並係着實或恐省部目卽案底不存只乞下吏部照應岳靚張敵萬三名出身腳色三代便見着實所有先伯雲後因先兄甫任陞朝累贈至安遠軍承宣使張憲後來別無子孫陞朝卽不曾該加贈併乞照應施行謹狀

加贈先伯雲信劄

檢會嘉泰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敕勘會已降指揮岳飛忠義徇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官未盡褒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三省同奉聖旨追封鄂王所有岳飛之子雲部曲張憲亦合追贈八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岳雲張憲各與追贈一官

右劄付岳雲本家

嘉泰四年八月　日

加贈張憲信劄

檢會嘉泰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敕勘會已降指揮岳飛忠義徇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官未盡褒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三省同奉聖旨追封鄂王所有岳飛之子雲部曲張憲亦合追贈八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岳雲張憲各與追贈一官

右劄付張憲本家

嘉泰四年八月　日

先伯雲贈節度使告中書舍人俞烈行

敕絳侯左袒而爲劉氏豈知書牘背之威李廣結髮而戰匈奴不忍對刀筆之吏既邦誣之昭白豈功令之慾忘故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贈安遠軍承宣使岳雲忠本家傳材爲世傑稟名父之算勝折醜虜之天驕馬革裹尸忠肝可見蠅營集棘奇禍遽興早悲戰骨之零飛霜豈料戴盆而見白日慰忠魂於拱木新戎鉞於帥壇庶一節之不磨亦九原之可起噫引劒呼痛世已知杜郵之冤結草酬恩爾尚思輔氏之報勿以重泉之

永隔而忘許國之初心可特贈武康軍節度使餘如故

張憲贈承宣使告同前人行

敕權邪煽虐久肆邦誣忠義原闕八字大明國是既沈冤之昭白豈功令之衍忘故追復龍神衛原闕八字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張憲有志戰多素推拳勇首將元戎之原闕旅志犂老上之龍庭馬革裹戶忠肝可見蠅營集棘奇禍遽興早悲戰骨之零飛霜豈料戴盆而見白日洗忠冤於丹筆新制原闕八字鋤於笛臺庶一節之愈明亦九原之可起噫引劒呼痛世已知杜郵之冤結草酬恩爾尚思輔氏之報勿以重泉之永隔而忘許國之初心可特贈寧遠軍承宣使餘如故

謝表

臣珂言今月一日準告伯父先臣雲特贈武康軍節度使大父先臣之部曲張憲特贈寧遠軍承宣使臣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者辨枉九京素袠幸塵於楓扆進官一等洪私併溉於株連謗自此以益明恩若何而可稱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國家褒卹之典兼存忠邪別白之規榮靈雖止於一時清議實關於萬世若稽漢

代有嚴異原闕七字
礪之盟鮮傳於後綸原闕七字　龍光曾極於撫
綏麟筆莫聞於訂正未有濬原闕七字　沓頒鼎
至之恩旁沾蘭砌之藐孤下逮原闕七字　戴盆
之望重回拱木之春茲報功伸枉原闕六字　今之
一遇如臣伯父暨昔偏裨嘗先百戰之原闕七字
運南陽拓境年十二而立戰多北嶺推鋒衆五原闕七字
濂聞於李愬環堤首馘於龍仙以至算稟
趨庭原闕七字　金之帶奎章嘗美其濟功辭三
命之華詔旨復嘉其有子屬議和之鑾起紛謗語之蜚
營大功垂成掣單父善書之肘奇禍驟起濂絳候背檄
之威誰爲城下之狐移及水中之蟹內外聞聲而附會
旄倪重趼以皆遷三年東海之隕霜莫之敢辨一節汾
陽之貫日終以弗渝惟忠誠炳若以如丹致冤狀皦然
而自白投讒畀虎已闕高廟之深知御原闕乘龍繼被孝
皇之殊渥復故穨於一日滲餘澤於重泉其如稗官堅
白之辭猶棼柱下汗青之史牘謬孰明於野記傳訛何
止於北盟是正邪雖辨於人心而黑白尚紛於史筆不

有芝封之昭雪終衙蒿里之冤誣敢忘易簀之言冀動
凝旒之聽九關虎豹巘天幸遂於升聞一劄龍鸞裂地
竟承於寵渥進牘肅藏於東觀辨書俾訂於西垣固知
素定於聖心尚欲復稽於衆論合兩省至公之議振百
年未雪之冤少府分旄指洋川而具禮留臺錫號新容
管之承流十行並下於温綸一字更踰於華袞謂其材
爲時傑忠世世以相傳勇在衆先戰多多而益辨表犂
庭之素志高折虜之奇勛並彰身後之名一洗生前之
恥白日舒原闕於厚夜丹書泯迹於遺編恩出非常澤推
兼被興懷疇昔忽聞垂絶之言曾是公徵汔遂未醻之
責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聖讒如舜清問若堯渙號誕敷
鼓雷風於萬寓豐中溥照麗日月於九天清廂勤乙夜
之觀臼簡寤壬人之蘊嚴忠義權邪之辨播在王言俾
是非曲直之公著爲世誡雖歷時之已久皆錫命以惟
新義激方來仁霑既往臣猥茲控籲親獲欽承舉頭仰
戴於皇明拜手敬歸於君賜菲葑有采愧微悃之易通
葵藿徒傾知大恩之難報一門自誓九殞爲期臣無任
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惶誠

懼頓首頓首謹言

貼黃上表爲先伯臣雲大父部曲臣張憲蒙恩加贈稱謝事

謝宰執啟

珂啟今月一日準告先伯雲贈武康軍節度使大父部曲張憲贈密遠軍承宣使者遺謗大明等錫及泉之寵化工密轉孰知宰物之仁蓋初心僅止於乞漿不自意復從而被澤九地各沾於雨露二天倍費於陶鎔德大若疇感極無語竊以國家舉褒卿之典示不忘功臣下有幽枉之冤亦令洗迹訂正再公於麟筆恩榮洊出於龍光兩者交修皆前代所罕聞之盛事列聖以降在今日爲朔見之彌文湔滌誣言竄削疑史一字啟眞王之爵千社封異姓之臣絲綸之命渙發無窮旌旃之渥鼎來有耀增蘭砌藐孤之幸秉柳營末校之榮盡回大夜之焜煌坐使孤忠之皎潔雖皇朝念舊知公道之云開然縟典並行詞私門之特至伏念珂伯父赤心之許國偏裨戮力以同時膝上從容已得黃石公不傳之祕帳前指縱蚤稟霍嫖姚必勝之謀年十二而立戰多衆五

千而嬰大敵遠闢南陽之境徑披臨汝之鋒期濟中興庶觀全節西平有子屢勤一劄之褒北伐濟功浮沐萬釘之賜不料讒起割地奉仇之論遂成蠅營合黨締交之謀使簣土之功虧極簣言而文致怒貽水蟹殃及池魚盡割楊彪愛子之懷下逮韓信傳餐之士岂靈在上忍爲指鹿之欺櫝背慘威俾蹈證羊之直人皆重足彼誠何心是非變亂久而未分前後因仍莫之或辨茲幸成易簣之命乃上副當亡之求指陳奇詆之辭折衷厚誣之語宸章奎畫坦若甚明義膽忠肝昭其如在遂徹蟬蜎之覽復歸筆削之公不惟消衆沫之漂山且交霑窮泉之漏澤上焉建節旄於外鎮下焉雄制鉞於留臺荐拜洪恩雙加袞字毀銷謗史存殁知榮秩進帥壇夢寐不到仰湛恩之畢萃激長夜之感咸並彰身後之名一洗生前之恥八十年齎志歿地共銜蒿里之冤今一朝披霧覩天頓改松銘之觀士氣如洗臣節爭磨誰寔原闕字我有鈞播茲蓋恭遇某官以忠致主陳善閉邪心潛格於君非力主盟於國是一堂聚會極聖君賢相之都俞三館招延謹君子小人之進退凡肯建明者若出

游戲然有功悉許以風聞無冤不與之雪洗春之生夏之長陽和豈擇地而施甲者坼枯者榮鴻逵亦何心於此遂省幽明之所被寔歸块扎之無垠珂猥以籲聞親承錫賚拔茅連茹仰戴皇明自葉流根亶惟愍施報貽魏顆諒不忘結草之餘詠感周詩尚終憐喬木之舊詞源已究謝悃未殫謹具啟專人捧詣台墀塵謝伏惟台慈俯賜鑒念又備謹言

後序

天定錄既成書將鋟而傳側然若予感焉復從而系之曰嗚呼天下之理託於物而後傳者要其終必不可恃雖勢也而理則存湯盤禹鼎淮碑岐鼓（原闕）之所託以傳也（原闕）意古人之所以鑱著其勳明昭宣其令德亡時視之者若可以不朽矣而千載之下或仆或缺或湮或沒博雅之士歆艷其馨烈欲一挹而不可得雖培塿剔蘚杳不得傳而若盤若鼎若碑若鼓顧乃託其所託以自見於世悲夫物之不可恃蓋如此且天下之堅且久者莫若金石曾幾何時而蕩爲浮埃收爲太虛凡吾之所恃以傳者悉從而反之而珂乃欲以區區蕪類之文以

昭明先王遺忠於萬世之下瓿覆未可期僭曰猶在安知其不胥爲失所恃也謏學陋聞童蒙顓魯文字不足以傳於遠姓名不足以昭於時則藏之名山散之通都大邑傳之其人珂固不得與斯舉也則豈特反所恃而已哉嗚呼以先王之忠之節而聖朝推是非常之典使得一世立言君子紀而傳之雖千萬世焉可也而獨以珂之愚不肖惕然反顧凜無所恃以傳念至原闕此則珂不孝之罪誠上通於天矣然珂猶竊有所恃者以爲先臣報國之心昭如皦日正理之在人心隱然有不可泯珂以七十年讒誣未曰之先凡公議之所予原闕六字

論或庶幾焉嗚呼此或可恃也四方萬里之廣名人鉅公之衆苟能哀其心而進之則此書亦或可傳也是故珂之所恃者在彼而所託者在此誠使人心有公議天下有正理則忠邪是非之辨固已在於追褒未逮之先而特昭明於殊恩既霈之後方其未辨是理未嘗不存及其既明是理亦未始增益則是書不傳可也不作亦可也嗚呼羣陰煽邪異論方興先王障狂瀾於不可支之際卒從以靡方是時也身且不計而況於名乎一

時之名且不計而況於後日之名乎身與名俱所不計而況於是書之傳否乎嗚呼先王誠得所恃矣珂何有焉若夫金石之原闕不可恃而反恃其所託以存則不可以諸孫之無聞而遂涊然也方公道宏開眞儒才卿執椽筆而發幽光者項背相望豐碑隧道奎壁下臨有祖宗之故事在珂雖無似尚當嗣請于朝則所以恃者其又庶幾乎嗣歲孟陬之月癸丑朔珂後序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八

庚午六月二十八日據經鉏堂鈔本補缺字數十股文二葉　增閒記

浙江書局總校董紹舒分校汪蟾采金肇麒校

金佗稡編後序

岳鄂忠武王之孫有名珂者彙習王之豐功茂績著爲金佗稡編凡若干卷其版舊刋之嘉禾歲久版脫壞無存其文藏諸民間者又遺闕而無全書宥府經歷朱君佑之乃爲之徧求四方得其殘編斷簡參互攷訂合其次第始克成書復得續集五卷於平江蓋江西本也通爲（原闕三字）比前尤詳於是將刻梓於平章相國大新祠宇之後郎中陳君初菴爲之序予惟是編視宋史加詳而王之豐功茂績雖昭如日星得此編宜無遺憾矣竊

嘗因是而論之宋高宗之有忠武王猶周宣之有方召
漢光之有鄧馮也奈何高宗非宣光之匹優柔而不能
斷卒俾死於奸檜竊弄神器之手可勝惜哉嗚呼高宗
寢問之命亦豈無讒佞之人之可入哉當是時金人兀
朮正彊而諸將若張韓世忠原卓有賴者特以車駕南行
手若乳子耳胥此以復中原朝廷未嘗不嘉之而
倦於北顧雖王屢有事機之可復朝廷未嘗不嘉之而
亦未嘗不沮之此其所以爲可惜也所大可惜者朱仙
鎮之役一鼓渡河則金人束手就擒兩河望風待下天
下之定固在此舉方以此振兵而班師之命已至豈奸
檜者果有措天下之謀哉特以循常嗜瑣而不能有所
爲耳吁中原之地自此不可復父兄之讐自此不可報
太行忠義之社兩河歸戴之民遮道而哭從師而南朝
廷其果忍聞之哉曾不此之料而且彼之圖宜乎符洛
下書生之言而終爲秦檜之所誣也吁宋德至此亦涼
矣然檜者雖能逞志於一時不能免誅於千載此王之
事業所以愈遠而愈光宜乎刻之金石傳之竹帛者代

有仁人君子之所相崇尚也觀是編者必有感於斯矣
君佑之名元祐吳門之世家云會稽戴洙序

重刻金佗稡編後序

嗚呼金佗稡編之集所以表武穆王之忠之枉而宋祚之盛衰繫焉督學蒙溪張公序之於前者備矣愚竊謂王之生平大致惟二言以蔽之何也或問於王曰天下何時太平王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命天下太平矣王身居武列而材兼文武其所操履則二者皆其能事也觀其茹苦分甘與士卒同欲死之日搜其家自君賜之外無長物焉其不愛錢可知已當強胡巨寇之秋身先士卒數十戰犯矢石冒險阻而不顧曷嘗爲惜命計

哉夫恒情之所甚利而愛惜之者王獨略之非惟與人殊也亦以天下之大建立惟蹇蹇匪躬者能之而私其身圖未有能先國家之急者耳王惟見之眞故其行之至行之至故其言之切迹其豐功盛烈紀載於是編者未易以窮日睹記然掇其大者不出乎此二言而已蓋功烈其華也二者其本也嗟乎今之東南民力竭矣西北羽書至矣使牧民馭兵者咸操無愛惜之心何患事之不濟哉是故學務知要善在得師則於大巡唐公命刻是編以寓觀風設教之意始無負云爾豈徒博識洽聞之足貴耶以是說請於公曰可遂書諸末簡

嘉靖壬寅子月朔旦賜進士兩浙都轉鹽運使司運使晉江洪富謹序

金陀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宋岳珂倦翁撰蓋爲
辨其祖忠武王之寃而作也其時寃已昭雪有復爵子
謚之典而朝廷亦漸主戰故珂有慨乎言之見於兩編
及編首自序中後世故欲知王顚末者其必以是書爲
歸乎特未知當時曾授之梓人否有元去南宋不遠至
正間始刊於江浙行省有陳基戴洙二序卽稱舊本闕
佚偏求四方得其殘篇斷簡參互考訂復爲成書云云
意必是傳鈔之本使原刻尚在不應殘闕如是也明嘉
靖中運使唐洪刻於浙則悉仍至正之舊今元刻已無

復存我 朝四庫全書所錄亦即取嘉靖本也前平湖縣丞桐城吳廷康宦浙數十年性好金石尤留心忠武王事王之祠墓及孝娥井亭皆其所監修前數年已刊行岳廟志略一書復搜羅粹編補編請於撫藩二公付書局刻之乃剞劂未竣而廷康先沒緗業既慕忠武王祖孫之忠孝惜書之原本放失無從考補而且憫吳君之志不及見是書之成也故附識數言於後光緒七年秋書局提調無錫秦緗業謹跋